

看见村的红与黑

情画



情: 汉语 qing

释义: ①感情, 情绪, 外界事物所引起的爱、憎、愉快、不愉快等心理状态。②爱情: 男女双方相互渴望终生占有对方的一种情愫。③情面, 情份。

情画: 本来是诗人、作家鼓捣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 画家偏偏用眼睛、嘴唇或胸部、性器等东西展示出来。

李玉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看见村的红与黑

情画

李玉平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宝强

张 荣

看见村的红与黑

情 画

李玉平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 印刷

6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9 印张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1204-4/I·485 定价:51.60 元 本册 25.80 元



作者简介

李玉平，男，笔名：工夫、笑然，1961年出生于福建长乐农村。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纪实文学等。作品两次获奖，著有多部长篇小说。个人简历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特约作家，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基本作家，《香港文学报》记者。

情：汉语，qíng

释义：①感情，情绪，外界事物所引起的爱、憎、愉快，不愉快等心理状态。②爱情。男女双方相互渴望终身占有对方的一种情愫。③情面，情分等。

情画：本来是诗人，作家鼓捣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画家偏偏用眼睛、嘴唇或胸部等东西展示出来。

内 容 提 要

这部《情画》，连同本社同时推出的《心画》，共同构成了长篇小说《旮旯村的红与黑》，这是一部中国的《红与黑》，是 20 世纪末期中国小说界诞生的又一部立意新颖、主题深刻、故事情节感人的反映当代中国乡镇人与人，民与官，爱与恨，丑与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生活的长篇巨著。

《旮旯村的红与黑》全力刻划了一个类似司汤达《红与黑》中的花花公子于连似的人物形象——方友明。

《情画》的故事发生在东海之滨的阴阳镇旮旯村

连续三天的大火烧毁了旮旯村。方友明被村长怀疑是纵火者而被押，几个被他负情的女子却想方设法救出了方友明……

宋时刚以村长的身份接待从省城来的宋文瑾后，两人即发生了缠绵之情……

方友明获释后不思悔改，又追逐旮旯村的赤脚医生宋小玫，村长向宋小玫透露方友明的阴暗与风流，宋小玫思痛割

爱，与方友明一刀两断……

在方友明失魂落魄之际，宋丹芳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方友明在一个夜晚看见村长和一个女人偷情，一时冲动强暴了宋丹芳，致使宋丹芳发了疯……

村长宋时刚决定为沓晃村安装自来水，却引发了争夺安装工程的风波……

村长宋时刚妻子因丈夫外遇上吊自杀。宋时刚不顾女儿的反对坚持与宋文瑾结为连理，村里人对此品头论足……

宋文瑾为了阻止女儿马秀秋与方友明相好，“红杏出墙”地与方友明发生关系，并有意让女儿知道。马秀秋不买她的帐，相反与她割断了母女亲情……

自来水安装工程被外乡人中标，包工头宋夏君因拿不到工程怀恨在心，在自来水通水第一天，在水源中投入大量春药，致使沓晃村大男小女全都发了情……

方友明在一次救村长的事故中右腿致残，马秀秋遂离他而去……

宋小竹、宋丹芳、宋珍珍、宋小玫四个女人一直没有结婚，被沓晃村人称作“四大婆”……

而他们的儿女均不认方友明为父亲，并百般虐待他……

宋海从省城疯人院治愈回村后专为群众做好事，年迈时终于被沓晃村人称作“族长”……

小说故事错综复杂，故事情节环环入扣，人心变幻莫测，实是一幅幅乡村人的风情画……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2)
第三章	(64)
第四章	(97)
第五章	(129)
第六章	(160)
第七章	(189)
第八章	(220)
第九章	(251)
第十章	(281)
第十一章	(310)
第十二章	(341)
第十三章	(371)
第十四章	(402)
第十五章	(433)
后 记	(463)

第一章

秋意淡淡地在天空，大地涂写着她的诗句。人们静静地感受着秋风飒飒爽爽的，太阳温和地微笑着，注视着丰收季节的到来。

村长宋时刚骑着一辆自行车，后架上坐着宋文瑾。骑出杳晃村，向阴阳镇踏去。村长是带着一份由方友明写的申请报告找阴阳镇领导审批安装自来水工程和资金。而宋文瑾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去寻找两个女儿。

方友明站在合作社门前，焦急地等待着三轮车，这时候，被杳晃村人称作二万哥的宋天良牵着三轮车从他的家的方向走来。人们发现今天宋天良出车的时间将近迟了一个钟头。他的脸色有点憔悴，好像一夜没有睡好。

是这样，宋天良昨夜几乎没有睡，因为他根本没有进自己的家门。昨天，宋天良收车比较晚，当他到达家门口的時候，将近八点，可是家门是关着的。他的老婆叶风云不是不在家，而是她正在和宋天良的堂弟宋为平在纠缠不休。宋天良开始还不注意，可是当他看到家门口的那个竹架上放着一碗已经没有什么热气的地瓜饭，宋天良才明白老婆在家里是

怎么回事。他判断这个时候堂弟宋为平也一定在他的家里，于是他不敢去敲门。端起竹架上那碗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然后，蹲在家门口如同一只家犬一样。

谁知屋内的叶风云和宋为平在云雨之后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全然忘了还没有回归的宋天良。时间渐渐地流逝，宋天良与月亮相视无言，他在揣测屋内的男女为什么呆这么久？他有些钦佩堂弟宋为平能持久这么长时间，简直是神功。而他老婆叶风云呢？她怎么也能浪浪是高潮？宋天良悲哀地胡思乱想起来。为他自己的软弱而无限悲哀，恨自己不是男子汉，不能驯服女人。他不禁伸出那只饱经风霜的手，去摸弄自己身下的那物。那个不争气的东西怎么也不肯爬起来，不肯挺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病？但是他整天骑着三轮车，驮着人南来北往，健康得很，怎么那个东西就不行呢？

有人说，人有两件东西很痛苦，一件是人的牙齿不好，再美味，再好吃的东西你也吃不了；另一件东西是人的性有问题，不管有多么迷人的异性，你都无法享受。宋天良就是这样，他娶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老婆，可是他不能征服妻子。这两件很可悲的事。但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与别人厮磨鬼混，这使他更加可悲。于是他的老婆只成为他的花瓶，装饰品。他是带着绿帽子过日子的，他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二万哥”代名词。宋天良想到过些，整个身子好像都瘫痪了。他想：自己整天忙忙碌碌，又为了什么？自己风里去雨里来，而妻子躲在屋里，和别人搂抱在被窝里。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人情？

月色融融地流泻着银光，夜幕静静地扩展着深度。宋天

良多么想踢开门，冲进去，抓起老婆，给她闪了几个耳光，将她训斥一番。然后抓住宋为平，左一拳，右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让他狼狈不堪地从自己的裤裆里爬出去，再不敢踏进这个家。然后让叶风云抱住自己的双腿，满面泪痕地向自己求情，保证从今后再不敢偷汉子。宋天良英雄气概地想着，好像是真的也一样也得到满足，他是沉醉在一种幻想的满足之中，这恰恰又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他面望那扇已经剥了油漆的门，心里又胆怯起来。他怎么能有这种胆量！宋天良动了一下身子，猫了猫腰，觉得很不是滋味。

直到残星殒落，公鸡啼鸣，宋为平才从屋里溜了出来。他睡了一整夜。而叶风云这时才想起丈夫。她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可以看得出里面是没有戴胸罩，紫红色的奶头淡淡地透了出来，她走到门口，见宋天良窝在那里，愈加看不起他。她出于夫妻上的关系，轻轻地叫了一声：“宋天良，你在门口过一夜？我们都睡着了。夜这么短，一醒来就天亮了。进来吧！”

宋天良爬了起来，他感到十分疲倦，眼前直冒金星。这不单单是熬夜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痛苦。

这样，宋天良的出车时间就晚了。

这时，方友明走近宋天良身边，问：“天良，我让宋丹芳坐你的车去阴阳镇，行吗？”方友明害怕宋天良拒绝。因为宋丹芳疯了，人们不喜欢驭她。

宋天良知道方友明是一个有知识，懂文化的年轻老师，也知道他很受女人的欢心和爱慕的，并闻过他的一些风流艳事。宋天良崇拜他，多么想也像我那样潇洒。今天方老师有求于自己，义务也要为他服务，以后才好求教他如何征服女

人。于是，宋天良说：“方老师的事，我愿意帮助，不给钱我也干。”

方友明笑一笑，心想：旮旯村人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还承认自己是一个老师。他好像得到一种安慰。他曾以为，旮旯村人一定在背后大说特说自己的坏话，大骂特骂自己的浅薄，看来事实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糟。方友明说：“我知道天良师傅的为人，但是，车钱还是要算的，你是搞运输生意，靠卖力气吃饭。我们不能占便宜，你肯让宋丹芳坐你的车子，我就感激不尽了。”

宋天良马上蹬着三轮车，对方友明说：“方老师，咱们走吧！宋丹芳是不是在家？她怎么疯成这样？你是不是带她去看病？”宋天良诚恳地问了几句。

可是，方友明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他，他倒反问起宋天良来：“你一天能赚多少？”

“二三十元吧！”宋天良说。

“那你一定是万元户了。”方友明说。

“不知道，我老婆管钱。”宋天良说。

方友明笑一笑，觉得宋天良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但是，他又想，一个太老实的人反尔会被人欺负。看样子，宋天良在家里一定被他老婆欺负，连自己的经济收入都不懂。方友明知道宋天良的外名叫“二万”，但他不知道宋天良的老婆有没有偷汉子。方友明试探地问：“天良师傅，你为什么不生一个孩子。”方友明知道他至今没有孩子。

宋天良好像被问中要害，他知道人有三不孝，无后为大。他有些不好意思，见方友明有文化，就悄悄地请教他：“方老师，打听一下，我为什么不能生孩子？”

方友明被宋天良这个问题问住了。他不是医生，当然不知什么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夫妻有一方一定有不育症。方友明说：“天良师傅，这要去看医生才知道。”

“方老师，我再打听一件事，我不会干那事，这是怎么回事。”宋天良很不好意思。

“是吗？”方友明吃了一惊。

“是啊！我那东西不争气，整天软绵绵的无精打采。我老婆骂我不是男人，所以才偷汉子。”宋天良索性和方老师说白了。

方友明越发惊讶起来，他说：“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是阳萎？”

宋天良不知道什么叫阳萎。他说：“怎么办？”

“你要多吃狗肉，有经验的人都认为，狗肉可以增强性欲，医治阳萎病。”方友明说。

“是吗？那我要吃狗肉。”宋天良好像得了神丹妙药，孩子似的兴奋。马上来了劲，来到宋丹芳家，把宋丹芳扶上车，驮着方友明和宋丹芳用力地踩着三轮车向前而去。

二

宋青的孩子小青儿在阴阳镇医院的救护车护送下回到杳儿村。宋青喜出望外，她不断地喊着：“感谢党，感谢阴阳镇，感谢医生。”

宋木子好像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他为小青儿平安无事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也为宋青的欣喜而欣喜。他只向宋青打了一个招呼就匆匆地回家了。

可是，等待宋木子的将又有一种新的不幸。当他迈进家门，就看见他的老婆板着脸气急凶凶地等着他。宋木子一见这情景，就知道自己的婚姻将濒临于破裂。这时，宋木子的妻子徐宇英站了起来，她冷冷地对宋木子说：“木子，我不闹了不吵了，我们的日子到尽头了。”

宋木子一下子感到手脚冰凉，他想解释几句，可是徐宇英不让他说话。她在大声嚷着：“我们离婚吧！”其实他们无所谓离婚。因为他们结婚时根本没有经过结婚登记和领取结婚证。

宋木子低声下气地说：“我们何必要走到那一步呢？孩子都那么大了。”

“我们这样生活在一起还有意义吗？你可以随随便便在外面睡女人，我也可以去偷汉子，这算夫妻吗？我们离吧！”徐宇英说。

宋木子想不开，在农村还没有哪个女人向丈夫提出离婚。宋木子好像很没有面子，但是，他想到宋青，如果能和宋青过，离婚也无所谓。只是他担心宋青会不会和自己过日子。担心归担心，妻子一定要离婚也没有办法。他小心地问：“宇英，你一定要离吗？”

“你还有什么值得我留念？我被你丢尽面子，你还是给我走得远远的，让我安静下辈子。”徐宇英说。

宋木子不大明白，他说：“你离定了？那我？”

“你走！房子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因为是你辜负了我。”徐宇英已经盘算好了。

“这，这，那我呢？”宋木子问。

“你还有什么？你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还有什么可拿

的？你不是要那个女人吗？你走吧！走吧！”徐宇英呜呜地哭了起来。

宋木子咬了咬牙，说：“那好吧！算你心恨，我走，但我要带儿子走。”

“你休想，你不是陪那个小青儿去阴阳镇吗？你连老婆都不要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把家抛下，去陪小青儿到阴阳镇，你还有面子要儿子？休想！”

“我这在做好事，你怎么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人家是寡妇，乡亲乡里的，能不帮人家吗？你都不需要人帮助了？”宋木子气恼地说。

“我不和你谈这么多，你也别耍贫嘴。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东西。”徐宇英又骂又哭。

宋木子这才彻底地失望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他和妻子在这个家生活了十几年，他真舍不得。但是，徐宇英已经情绝意断。他在门口停顿一会儿，心里想，现在去哪里呢？他想不到在一刻之间成为没有家的流浪汉。他回想自己的所做所为，揣测着是否划得来？但是，宋木子是一个硬汉子，他的胸怀像大海一样，是一个可以承担苦难的人。在他的心底里，是不想和徐宇英离婚的。他和宋青只是偶然，那些行为只是出于同情。可是，现在一切都发展到了另一个方向。

宋木子和徐宇英离婚很快地在沓兒村传开。一些人不明白，一些人知道是因为宋青。有人同情徐宇英，有人说宋木子划不来，有人说徐宇英太过份，怎么闹离婚？有人说宋木子死心眼，怎么为一个女人连家都不要了。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所以在半空中飘来飞去的谣言，在马路上扔来

踢去的傳說都不大真實。

宋青也得知了宋木子和徐宇英離婚。宋青心頭很難過。她為木子哥而擔憂。她知道木子哥不會向妻子提出離婚的，他很愛那個家。那一定是徐宇英向木子哥提出離婚的。她有些不相信這個事實，也不想接受這個事實。不言而喻，木子哥搞得家沒有了純粹是為了我自己，如果我没有讓木子哥陪小青兒去陰陽鎮，如果我和木子哥沒有在大庭廣眾之下相擁而哭，徐宇英怎麼會和木子哥離婚？將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長的。宋青自責着，她認為自己是使木子哥離婚的罪魁禍首，是自己破壞了人家的家庭。宋青傷心又愧恨。她不能這樣害人家，她不能這樣使木子哥失去幸福的家。於是宋青激動地站了起來，想起了一句話：解鈴還需系鈴人。宋木子和徐宇英離婚是因為自己，要想他們破鏡重圓，也只能靠自己去做工作。宋青這麼一想，就衝出家門，直跑到木子哥家。

宋青是不知道宋木子已經離開了家，去了海邊的。當宋青來到木子哥家時，徐宇英正在整理衣衫，她準備去娘家小住。這時見宋青找上門來，一股怒火冒上心來，心想，這個婊子，還沒有找她算帳，她倒找上門。她見宋青走了進來，徐宇英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抓住宋青，亂抓亂踢，嘴里亂罵，宋青不敢還手，只好躲避着，她說：“嫂子，不要打了，我和木子哥沒有什麼事，你們不要離婚啊！”

“你还讲没事？看我打死你，你这个婊子，你下辈子还是没丈夫。”徐宇英已经耍起了泼妇的撒野。

宋青已经被徐宇英抓破衣衫，并在她的脸上、肩上和手上出现了一行行鲜红的痕迹。这时，徐宇英才像发泄完了动物，疲软了下来，竟然呜呜地哭着。

宋青忍住自己的皮肉疼痛，擦着从脸上流下的血迹，央求地对徐宇英说：“大嫂，不要和木子离婚，他是一个好男人。我向你坦白，我只和木子哥发生两次关系，一次在海边，一次在水牛山上，这不关木子哥的事，都是我主动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发生了。木子哥很爱你们的，他只是同情我母子俩。”

“不要脸的东西，还敢承认只发生了两次，你还要做几次？”徐宇英气急败坏地叫嚷着。

“你怎么骂我都行，我求求你不要和木子哥离婚，看在孩子的面上，这个家的份上。”宋青几乎在央求。

“你给我滚出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你这样得意了，我们离婚了，你可以和木子做起长期夫妻了。”徐宇英猛力地将宋青推了出去。

宋青见徐宇英蛮横不讲理，像个疯了的母狗。自己感到很失望，她离开了徐宇英的家，这时她方感到身上，脸上开始疼痛。她后悔去找徐宇英，既说不过她又挨了一顿骂和打。她站在旮旯村头，太阳已经落山了。朦胧的夜色从四面八方袭来。宋青不禁惆怅起来。她想起了木子哥。他去哪里呢？他已经离开了家，他已经没有了家。他这时一定很孤独，很烦恼。他与妻子争吵，离婚，没有来找她，没有告诉她。他一定怕宋青难过，所以他悄悄地走了。

宋青一下子想起什么，她下意识地移动着脚步，不顾天已经慢慢地黑了下来，发疯似地向海边跑去……